

海外观察

迎接中国式
“全球公共产品”时代

□刘丽娜

美国总统奥巴马不久前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称中国是“搭便车者”，暗讽中国没有尽到作为超级大国的国际责任，没有为全球公共产品做出应有贡献。

此语一出，引发中方关注。有心人注意到，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之后对蒙古国的访问中特别对此做出回应。习近平在蒙古国国家大呼拉尔发表演讲中说：欢迎大家搭乘中国发展的列车，搭快车也好，搭便车也好，我们都欢迎。

尽管话是当着蒙古国说的，但听者是全世界。想必美国的战略家们已经在认真研究中国领导人的言外之意。不管愿不愿意承认，一个带有越来越多中国印记的“全球公共产品”时代正在浮现。

何谓全球公共产品？

全球公共产品（Global Public Goods）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中备受关注的问题之一，它是公共产品理论在全球化过程中演变和发展结果。而公共产品理论，是新政治经济学的一项基本理论，也是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政府职能转变、构建公共财政收支、公共服务市场化的基础理论。

简要理解，公共产品与私人产品相对应，它提供的是有利于全体社会民众的产品。根据世界银行的定义，全球公共产品是指那些具有很强跨国界外部性的商品、资源、服务以及规章制度。说得再具体些，例如国际贸易规则、全球金融稳定、地区和世界安全、全球公共卫生等等。由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发展，人类社会对全球公共产品的需求日益增强。

全球公共产品该由谁提供？首先，要有经济实力、军事实力以及知识实力。归根到底，是由主要的强国主导，通过主权国家以及一系列国际组织来落实。在现有的国际秩序下，美国依然是最主要的主要公共产品提供者，而由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组成的国际组织长期以来生产着全球公共产品。可以说，从第二次世界大战迄今，历经70年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正是全球公共产品的主要提供者和维系者。

但近年来，随着新兴国家的整体崛起，尤其是中国实力的不断上升，全球公共产品的提供方正在发生变化。

国际观察家注意到，中国领导人近年来的外交行动越来越表明，中国正在以自己的思维、自己的方式、自己的规则逐步向世界提供公共产品，而西方的知识精英并没有对此做好准备。例如，中国领导人提出的“一带一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一路一带”），许多西方战略家还没有认真研究。笔者不久前在对欧洲中央银行前行长特里谢的一次采访中问及中国这一战略，这位国际顶级金融家对此甚是闻所未闻。

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2012年2月采访前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时说，旧的七国集团作为世界中流砥柱的地位正在降低，它越来越没有能力提供诸如金融稳定等“全球公共产品”。

美国太专注于目前危机，缺乏长远视角与战略视野，而中国则从长远处着眼并勾画其未来。这将赋予中国竞争优势。

有专家注意到，对全球公共产品供应的争夺是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美国约瑟夫·霍普金斯大学中国问题研究部主任戴维·兰普顿说，21世纪进入第二个十年，中国在其近代历史上第一次认为，在名义上平等的主权国家世界中，它是一个强有力的政治行为者。北京承认国际经济和文化制度的基本结构，并想为之做出贡献，但拒绝接受为这些结构的典型特点的美国主导地位。

中国古人说得好，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以往中国不提供全球公共产品是由于自身能力未达到，如今，随着实力增强，中国在全球事务中的参与度日渐提升。在许多美国战略家眼中，未来全球公共产品的提供主要看中美两个大国之间的合作与竞争。这正是中国领导人提出的“新型大国关系”之路。

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日前就对笔者说，他非常赞赏“新型大国关系”这个概念。但关键要具体落实。他说，无论中国，还是其他国家，都希望有规则的世界。他亲眼见证了几年前在国际金融危机期间，中美以及二十国集团密切合作，避免全球大萧条发生的过程。今后，中国应继续与美国加强合作，提供包括贸易、网络安全等在内的全球公共产品。这需要两国应用邓小平“摸着石头过河”的思想。

兰普顿则认为，如果中国领导人和中国人民找到一条更加人性、以规则为基础的参与性治理道路，并在这条道路上给人们造成最小的痛苦，同时保持强劲的经济增长，并循序渐进地更多参与全球公共产品的提供，中国就会在已经取得的成就上更上一层楼。

海外聚焦

纽交所大厅里的“海军陆战队员”

□本报记者 黄继汇 纽约报道

“交易大厅不是战场，但每天的交易都有战斗的感觉。”

“军旅生活让我改变了很多。作为军人需要严守纪律，这是我在市场中活下来的生存法则。”

J.Streicher&Co.公司董事经理马克·奥托（Mark Otto）已经在交易大厅里“站”了20多年。在此之前，他是一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曾两次参战。

“作为一个纽交所的交易员，你需要在交易大厅里，从早上9点半开市一直站到下午4点闭市。相比心理上的压力，体力上的这点付出根本不算什么。”奥托这样告诉记者。

他指着自己交易员制服领上的一枚红黄蓝相间的奖章告诉记者，这枚奖章代表自己曾两次为国家作战。

奥托来自于一个军人家庭，“为祖国效力是我从小的愿望。”1988年高中毕业后他就加入了军队，成为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一员，那年他才18岁。海军陆战队作为一支精锐部队，是美国快速反应部队的主要作战力量。在很多美国大片中都能看到他们的身影。

1989年美国发动了入侵巴拿马的军事行动，美军动用了几乎所有的军种。作为海军陆战队的士兵，奥托初上战场，并与敌军进行了正面交火。“巴拿马的战斗进行得很快，几天就结束了。”

时隔不久，1991年美国又对侵略科威特的伊拉克发动代号为“沙漠风暴”的军事行动。已经是一名老兵的奥托，带领一支5人的



黄继汇 摄影

作战小组，深入敌后执行侦查、破环等任务。

作为少数深入敌后的地面部队，谈到这段经历，奥托说：“敌人发觉我们在那里，但不知道具体在哪里。他们向这片区域发射了大量的炮弹。我们白天要整天躲在掩体里，晚上行动，在敌人的腹地实施穿插。可以感觉到，周围都是敌军。”

即将退伍之时，奥托受朋友之邀来纽交所参观，尽管当时他对金融市场知之甚少。但交易大厅里的热闹景象令他着迷。“有的交易员在大声嘶吼，很疯狂，很刺激，充满了能量。”

而此行也令他遇到了自己的

分析，尽管只有高中学历，奥托凭着军人特有的韧劲，一一学下来。

“作为军人，你需要严守纪律，这让我在市场中存活下来。比如我在操作中，如果发现市场的走势和自己预期的不一样，就会果断斩仓，重新开始。可有的交易员却不愿意认错，继续加仓，以至于错上加错。”

“我的交易风格是相对谨慎的，这和我在军队的角色有关，”他说。在伊拉克的时候，奥托带领小分队深入敌后，打探情报，需要格外小心。“不能让敌人发现你的存在，开枪意味着暴露。”他之后的交易习惯是盈利后及时锁定利润，以及利用美国信托凭证（ADR）进行无风险套利。

谨慎的交易风格加上严守纪律，即使在股市暴跌的2008年，奥托依然能够取得盈利。“我一直关注着亚洲市场，2007年亚洲市场就已经出现风险的苗头，市场上日元套利交易泛滥，危机正在潜伏。”

奥托也在交易大厅找到了他的爱情。他的夫人也是纽交所的交易员。他们在这里相识、相恋。奥托骄傲地说妻子是交易大厅里少有的女性交易员，“媳妇很厉害。”

“交易所的压力很大，人们会冲你喊叫，军队的经历让我学会了如何在压力下快速做出决定。”

在交易大厅的20年，市场也经历了巨大的变化，比如电脑系统在纽交所的使用变得越来越广泛。“许多人在那时还没有意识到电脑将给交易带来巨大改变。”更多的自动化交易、更多的编程和数量分

从接手ADR开始，奥托也开始和中国在美国上市的公司结缘。

“中概股涉及诸多行业，包括地产、网游等等，你必须像个学生一样，花心思去研究。2005年那时，我还想不到中概股在美国会有这么大的发展。”

2007年前后中概股很活跃，有些股票一天的波动就有15%。而此后随着浑水等机构做空中概股，市场也遭遇信任危机。“有的公司一天会跌去几亿美元的市值，你可以想象，每一秒钟都会赔掉好多钱。”基金公司也对交易员失去了信任。

在市场低迷、人气遭到打击时，奥托并没有失去信心。凭着多年的观察，奥托认为大部分中概股都是“无辜的”，中国的互联网市场有着巨大商业前景。

而此后中概股掀起私有化浪潮，让奥托这个老江湖也遇到了很多新情况。“2011年有一家中概股的股价还不到20美元，却宣布要进行23美元的分红。这种情况太罕见了。”大家都不知道除权后，公司的股价该如何处理。

除权前几天，股价才刚刚超过23美元。除权那天股价的表现更是惊人。“那是2011年底，股价除权开盘后只有几十美分，当天居然涨到了6美元。”

作为中概股市场专家，奥托曾是多家中概股的做市商。他的微博账户有几万粉丝，他还经常接受中国媒体的采访。他和其他纽交所的交易员们开玩笑说，在CNBC上出镜，不过几百万的收视率，但在中国电视上出镜，会有几亿的观众。

金融城传真

金融城的冰桶挑战

□本报记者 王亚宏 伦敦报道

面对风行全球的冰桶挑战，伦敦金融城保持了一贯的谨慎态度。确实，对于从美国传来的风潮，金融城要先观望才能确定是否有害，这是从6年前的华尔街金融风暴中得出的教训之一。

相比银行家们的谨慎，其他领域的英国人早就按捺不住享受这场披着慈善外衣的秀场狂欢。福尔摩斯的扮演者“卷福”本尼迪克特被足足淋了五次冰水后也没有找到渐冻症的真相；重回斯坦福桥的切尔西俱乐部“魔兽”前锋的德罗巴直接点名为自己疗伤的美女队医伊娃湿身；这股冰桶风甚至吹到了政界，正在谋求公投独立的苏格兰首席部长萨蒙德直接向英国首相卡梅伦下了战书，这被视作苏格兰对英格兰的一次挑战。

苏格兰皇家银行经济学家出身的萨蒙德深知无论唐宁街的对手是否接招，他都已经在冰桶挑战中出了风头。

而那些现役的经济学家追求的并不是出名，而是闷声发财。于是在沉淀足足两周之后，金融城的大佬们在反复衡量风险和收益后，才姗姗来迟地投入到冰桶挑战中。汇丰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史蒂芬·金和普华永道的经济学家安德



鲁·森坦斯就先后接受了一桶冷水。其实对于金融城的经济学家们来说，当头泼下的冷水可以说恰到好处，因为近来他们读到的英国经济数据大都热得发烫，很容易影响到他们的判断。

就在冰桶挑战入侵金融城之前，英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英国经济增长率将达到3.2%，略高于早先预计的3.1%，同时英国失业率也降到近六年来最低水平。这组数据不但证明英国经济表现是六年来最好的，超过了2008年的峰值，而且也再次印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测：英国2014年的经

济增长率将是工业7国中最快的。此外波士顿咨询集团也发布报告称，过去10年中不断提高的生产力和平稳的工资使得英国的直接制造成本与西欧国家相比减少了10个百分点。这使得英国的竞争力持续增强，目前英国正在恢复其全球制造业中心的传统地位。

一个人的幸福程度往往取决于邻居的生活水平，对于国家来说也是如此。而对于经济复苏势头甚猛的英国来说，一峡之隔的欧元区的情形更容易让金融城感到自豪。数据显示，欧元区最大的经济体德国第二季度经济产出萎缩0.2%，这是2012年底以来的首次萎缩。当欧元区火车头减速的时候，其他的经济体也没能及时顶上，法国经济增长停滞，意大利陷入自2008年以来的第三次衰退，这意味着欧元区三大经济体没有一个在第二季度实现任何增长。

如果满耳都是对经济如潮的赞歌，金融城的经济学家们难免不会在做展望时附加更多主观因素的判断。在这种情况下，一桶冰水无疑能让人更快冷静下来，看看再次滋生出泡沫苗头的房地产市场以及还不及六年前的居民实际收入，人们会发现经济其实并没有想得那么好。

这也算是冰桶的另类价值。

超过大富之家洛克菲勒、梅隆及福特。

对于拥有近二百年历史的知名品牌而言，保持神秘感并非易事，爱马仕通过无形的市场营销恰到好处地营造了该品牌独特的神秘感：优雅、高贵、品位非凡。不过，令人称奇的是，爱马仕公司内部甚至并未设有市场营销部门，对此，杜马斯解释说，爱马仕一直将营销视为公司核心业务，其营销理念可谓深入公司各个部门的骨髓。

尽管爱马仕内部近年来人事变动仍频，且与LVMH（路易酩轩集团）股权之争尚未停息，不过这些都未能阻止该品牌的上升脚步。过去五年，其股票市值暴涨175%，而在崇尚传统手工艺术的同时，这家拥有175年历史的老店亦不断追求创新，在《福布斯》杂志评选出的全球最具创新力上市公司排行榜中，爱马仕甚至超过互联网时代的宠儿网

飞、网游、星巴克等新生代，雄踞第13位。某种程度上，爱马仕受资本市场热捧有赖于近几年各路投资商对该品牌高昂的实际收入，人们会发现经济其实并没有想得那么好。

这也算是冰桶的另类价值。

《福布斯》杂志评选出的全球最具创新力上市公司排行榜中，爱马仕甚至超过互联网时代的宠儿网

飞、网游、星巴克等新生代，雄踞第13位。某种程度上，爱马仕受资本市场热捧有赖于近几年各路投资商对该品牌高昂的实际收入，人们会发现经济其实并没有想得那么好。

凭借这份神秘感及精湛的手工艺技术和铂金包等标志性产品，去年爱马仕交出了一份亮眼的答卷：全年营运利润近17亿美元，销售收入达50亿欧元，爱马仕因此连续六年成为奢侈品行业增长最快的公司并继续创造销售奇迹。而通过研究爱马仕股权结构，《福布斯》杂志估计爱马仕至少五名家族成员可荣升该杂志亿元富豪榜，且杜马斯家族的财富合计已达250亿美元，

华尔街夜话

汉堡王为避税出走加拿大

□本报记者 郑启航 华盛顿报道

8月26日，美国著名连锁快餐业巨头汉堡王全球公司（Berger King Worldwide）宣布将斥资110亿美元收购加拿大最大的咖啡和零食连锁企业蒂姆·霍顿（Tim Hortons），并将企业总部从美国迁至加拿大。这一并购案被视为美国企业又一起“税收倒置交易”（tax inversions），在美国国内引发广泛关注。

所谓“税收倒置交易”指企业通过并购等形式将企业所得利润转移到海外税率低的国家或者地区，从而实现既在本国经营业务，又合法规避本国高额税收。虽然汉堡王的高管表示，该交易的目的是为了公司拓展全球业务，并非避税。但不少税收专家均对此言论表示怀疑，认为该公司此举的动机就是避税，如果这个交易成功实施，可能引发美国其他跨国餐饮企业为避税而放弃美国国籍。

目前，美国是全世界企业所得税税率最高的国家之一，最高税率可达35%。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美国大型企业选择以税收倒置交易出走海外。数据

显示，2004年以来，已有至少50家美国企业因避税而迁往海外，其中大部分并购交易发生在金融危机之后。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今年以来，已有约25家美国企业考虑迁往海外来降低税负。在汉堡王宣布收购决定之前，根据国会税收联合会的估计，由于税收倒置，未来10年，财政部可能损失税收达195亿美元。

这种钻法律空子的避税引发广泛关注。奥巴马政府近年来一直在试图推动相关税法改革以制止此类交易。今年春，全球第四大制药巨头美国辉瑞医药向英国制药企业阿斯利康开出了1170亿美元的高价并购单，尽管并购企图最终遭到拒绝，但却刺激美国政府加快打击此类并购活动。3月，奥巴马政府在向国会提交的文件中督促国会尽快采取行动，收紧并购交易限制。5月，美国国会通过了针对税收倒置交易的部分议案内容。7月，美国财政部长雅各布·卢在给国会负责税收政策的筹款委员会主席共戴夫·坎贝的信中督促国会立即立法。“停止这种滥用税收体系的做法”。8月初的美非峰会上，奥巴马也公开批评这种“企业逃兵”行为并呼吁“经济爱国主义”。

对美国政府而言，要想制止这一波企业出走潮，避免税收损失，最好的办法就是尽快出台相关立法，堵住税收漏洞。也有分析人士指出，美国应反思其税收政策，特别是在经济不景气的时期，不能一味加税，要知道有许多国家正在为刺激经济而向跨国企业抛出橄榄枝，提供优惠政策。

奥巴马的批评声刚落，汉堡王就宣布出走，着实令政府难堪。更具话题性的是，向来公开支持奥巴马政府改进税收制度漏洞并向富人多征税的股神巴菲特也参与到此次并购中，他的公司将向此次交易提供30亿美元的优先股融资，巴菲特本人也因此成为舆论关注乃至炮轰的焦点。

事实上，美国企业通过资本运作出走海外的这波热潮背后一直有华尔街资本大鳄们的推波助澜。过去一年多，包括高盛和摩根斯坦利在内的投资银行都从中获利，大型资产公司尤其是对冲基金也积极参与其中。汉堡王并购蒂姆·霍顿的交易首次披露后，两家公司的股价都上涨了约19%，投资者的态度显而易见。所以，奥巴马的“经济爱国主义”恐怕难以阻挡资本逐利的本能。

对美国政府而言，要想制止这一波企业出走潮，避免税收损失，最好的办法就是尽快出台相关立法，堵住税收漏洞。也有分析人士指出，美国应反思其税收政策，特别是在经济不景气的时期，不能一味加税，要知道有许多国家正在为刺激经济而向跨国企业抛出橄榄枝，提供优惠政策。